

英國亞諾得著

周谷城譯

戰後世界政治之開銀

SOVIET RUSSIA AND HER NEIGHBORS

BY

Page Arnot

戰後世界政治之關鍵

英國亞諾得著

周 谷 城 譯

版 出 局 曹 潮 春 海 上

十七，十，十五，付
十七，十一，二十五，初版
G

一一一〇〇〇册

角六價實冊每

行發局書潮春里達四路塔高施海上

目 次

第一章	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會議——蘇俄民治之發軔期	一一一八
第二章	外患與內憂	一九——三五
I	一九一八年蘇俄與德國的關係	二六——三二
2	各國對蘇俄的戰爭	三二——三五
第三章	第三國際之成立及發展	三七——四二
第四章	蘇我的世界觀	四三——五二
1	一般的外交關係	四五——五一
第五章	美國與蘇俄	五三——六四
第六章	英國提議休戰	六五——八〇

第七章 從烏爾加地方之旱災到幾諾亞會議之破裂	八一一	九四
第八章 英國對俄政策之變遷	九五十一	一四
1 第一次破壞協定之企圖	九五	一九八
2 承認蘇聯	九八十一	一〇一
3 普通和約及和約之破裂	一〇一	一〇四
4 第二次破壞協定之企圖	一〇四	一一四
第九章 蘇聯與法意兩國的關係	一五一	一二八
1 蘇聯與法共和國	一五一	一二五
2 蘇俄與意大利的關係	一二五	一二八
第十章 日本與西伯利亞	一三九	一三六
第十一章 蘇俄與德國及邊界各國的關係	一三七	一五八
1 與德國的關係	一三七	一四八

納巴羅條約

柏林條約

2 與邊界各國的關係	一四九——五四
3 與羅馬尼亞的關係	一五五——五五
4 與歐洲各小國的關係	一五六——五七
蘇聯與阿富汗波斯及土耳其的關係	一五九——七一
I 與阿富汗的關係	一六一一六三
2 與波斯的關係	一六三——六五
3 與土耳其的關係	一六六——七一
蘇聯與中國革命	一七三——八四

第一章 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會議 (Brest Litovsk)

蘇俄民治之發軔期

BrestLitovsk為一九一七年俄德商訂和約之地

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暴發的時候，協約各國歡迎牠如同歡迎一種新坦克炮之發明一樣。因為他們可以乘此在大戰中打勝仗哩。在許多人看起來，這種革命是一個唯一的標準之點，凡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甚至一九一九年內所發生的事件，都要依此論斷。在協約國方面，無一人耐煩去分析這種革命的精義所在——以一階級推翻他一階級。也沒有人耐煩去瞭解這種革命是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的；在工人，革命的意義為麵包，在農人，革命的意義為土地，在兵士，革命的意義為和平。

因此之故，當一個準備把革命變成俄國人民全體的一件實事的政黨得了勢的時候，這政黨以及牠所組成的政府都被視為一個障礙，為阻擋協約國撲滅普魯士及其同盟國的聯合計畫的障礙。協約國方面覺得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所成立的波爾希維克政府不應存在。他們多數相信這個政府中有許多德國的奸細。在這種種情形之下，這個政府是決不可予以承認的；祇要在幾天之內或至多幾個禮拜之內，拒絕承認，就可以使這個政府消滅。同時對於各國贊成協約國的愛國份子，則多方予以金錢及軍火的帮助。這樣一來，波爾希維克遲早會被推倒，蘇維埃遲早要被屈服。一到蘇維埃屈服了，對德的戰爭便可以重行開火，戰線可以重行佈置，並且蘇俄全部的革命和行動可以一掃而空，於是蘇俄的一切將會變到蘇維埃政府未成立之前一樣。這是一九一七年最後幾個月內協約各國的大使的觀察點。這個觀察點後來遂由拒絕承認進到構成封鎖，由構成封鎖進到幫助反動派，由幫助反動派進到鼓勵反革命，從而釀成蘇俄國內之大糾

紛。

北美合衆國的地位則較協約國稍有不同。俄國二月革命以前，美國還沒有參與大戰，當俄國未退出大戰的時候，美國的軍隊，還沒有到歐洲。原來英法兩國，本有拘束舊俄皇國的種種祕密條約，美國則與此無關。美國政府之對中歐各帝國作戰，並非與列強『協約』Allied，乃與之『聯合』Associated，因此美國於對德對俄兩方，都可以施行她自己的政策。在一九一七年最後幾月之內，以及一九一八年最初幾月之內，美國自己的政策，自己的行動，似乎要試演了。正當此時，波爾希維克也已經接近與列強交涉——或非正式的談判——的時期了，交涉的內容爲要求列強同意於正待交涉的原則，從而休戰。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會議內，蘇俄遂提出其和平的定則。蘇俄的和平定則，後又由人民外交委員托拉茨基Trotsky在一牒文之內弄得更加明顯，於十一月二十號發交各國，在這牒文之內，托氏實稱全俄工農兵代表大會業於

十月八號組織全俄新共和政府，並且該會已贊成休戰提議；已贊成不講割地賠款的平民式的和平提議；此等提議係以各國自主的原則爲基礎，各國有各自決定其國內發展的性質之自由。

協約各國對於這些提議都祇有冷嘲。德國却不然。德國首相黑特林伯爵 Count von Hertling 在他那十一月二十九號在衆議院發表的演說詞內宣稱開始交涉的談判的基礎可以在這些提議中找着。美國政府對這些提議也有一種回應；這種回應雖沒有取正式答覆蘇俄政府的形式，但仍不失爲一種回應，仍不失爲後來美國對俄政策的開端。俄國的和平定則，業經宣布爲蘇俄政府的政策者，在前九個月之內，就已在俄境內盛囂塵上。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號，威爾遜在他對國會的演說詞裏也說：『浮蕩在空中的人道的呼聲，你們與我一同聽清了。人道的呼聲，日漸洪亮，日漸清爽，日漸廣泛，並且是從世人心坎中流露出來的。這種呼聲表示出一種主張，以爲世界大戰決不能依任何種複雜的行

動而終結，以爲無論何種國家或民族決不能因一國之內不負責任的統治者作出了絕大可恥的錯誤，便隨着受掠奪受處分。這種思想表現出來的具體方式就是不割地，不賠款。」威氏隨後又謂俄國人民實囚德國人之急於利用此種方式，走入了歧途。但末了說：「一種正確的觀念之被人誤用，決不能即作爲拒絕人家重行善用的理由。不但如此，還應使牠得到真切了解者的維護。」

這樣的，俄國的革命政府發布了牠的和平定則，德國的首相便接受了，美國的總統也加以考慮了。蘇俄政府根據了牠的和平定則，首先進行交涉休戰，然後交涉正式的息兵，最後乃進而與中歐各帝國的代表開始進行和平的交涉。每次的交涉都公開，蓋公開本是俄國方面所極堅持的。每次交涉的進步，都正式通知協約各國。休戰的交涉，爲使協約各國能夠從容參與起見，中斷了一個禮拜。托拉茨基在他十二月六日牒文裏說：「凡拒絕和平提議的，應該對全人類明確宣布：在這四年大戰之內，歐洲人民究竟爲什麼要犧牲如此之多的性命

。十二月十七，托拉茨基又通告協約各國的大使，謂休戰的交涉已得有確實的成績，和平的交涉將隨即開始，希望他們參與，或表示是否希望和平。十二月二十二號，俄國代表團提出六個和平的要點，大都是由和平定則擴充的，對於這些要點，澤寧 Czerni 伯爵答覆承認一般的原則。此後依據俄國的提議，爲使和平的新原則能傳達到一切參戰的國家，而開始和議起見，休戰交涉又停了兩週。此時假如協約國方面拒絕參與和議，那末分別的和平交涉，是會進行的。

恰當此時，事實告訴我們：中歐各帝國的代表接受和平的定則，僅僅用作幌子，目的在將各自純粹割據掠奪式的和平提議偷偷的拿出來。事實既已如此，當時莫斯科便有許多的討論：將休戰之議破壞，重行開戰，是可能的嗎？因恐怕有此種可能，於是非正式的和議，便藉美國紅十字會領袖羅賓大佐 Col. El Raymond Robins 的斡旋，在蘇俄政府領袖與美國大使之間成立了。其內

容規定：假如大戰重開，美國應供給軍火，美大使應促當局承認蘇俄政府。不過大戰重開，在彼時是不會的——並且幾月以前，即已無重開之望了。沙皇的戰具，在一九一六年之中，已經完全破壞無餘。一九一七年七月有名的侵略戰役已是潰亂而終，且顯出俄國士兵不願再進一步再放一彈的趨勢了。

恰在此時，又發生了意外。俄國代表團既不回去，復不接受德國的條件，竟由托拉茨基領導，折入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 Brest-Litovsk 地方，在那裏利用和議（每日發出無線電）為一種傳音器，鼓吹德奧民衆起來對政府革命。他們不獨不從容接受條件，反利用一切辯論恐嚇之力，以露布德皇奧皇所派偵探在各地的真相。正在此時，威爾遜在國會演說，並發表他那有名的十四要點。他提及了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會商的進步，他并極力稱贊俄國人，不獨佩服他們能提出很正確的原則，還佩服他們能定出具體綱領以圖原則之實現。在另一方面，他又明白說出：在敵人方面看來，這綱領不過是一種方法，「中國

各帝國可藉以鑽佔那武力所至之任何土地，任何省分，任何城市，任何要害，以永久增益各自的土地和勢力而已。」威氏又說：「俄國代表堅持他們與條頓的及士爾其的政治家所開的會議應該公開，不應該祕密，這是很正當的，很聰敏的，并且很合於現代民主政治的真精神。俄人此種希求，全世界實共聽之。

後來又對世界和平提出定見：一方面固在答覆中歐帝國，然主要意義却在回答波爾希維克的和平定則。他說：「現有一種呼聲，表示要將和平的原則及目的詳加規定；這種呼聲，據我看來，比任何流行的呼聲來得尖銳，來得緊迫，現在這紛擾的世界上，實充滿了這種呼聲。這種呼聲，就是俄國人民的呼聲。

俄國人民要我們說出我們所期望的究竟是什麼；我們的目的和精神如果與他們的有不同之處，究竟不同在什麼地方；並且我相信美國人民一定希望我誠實坦白的代他們回答。現在姑無論俄國領袖對於和平定則相信與否，但我們却深深覺着并希望着我們一定可以打開某種方便之門，從而有權幫助俄國人民達到

他們那自由及和平的最高希望。」

至是便有威氏著名的十四要點，其開端就列着要用公開的方法達到和平公約。現在我們在這裏最宜把那十四要點中最關重要的第六點列出；第六要點說：「俄國被人佔去的一切土地，均須交還，關於俄國的一切問題，其解決方法必須使世界其他各國能得最完善最自由的合作，以便俄國能夠得着一個不感困難不受拘束的機會，從而自由決定其政治的，國家的政策；并須担保俄國在牠自己選擇的制度之下，亦復可以被人誠摯的歡迎到各自由國家的團體裏面來，且除歡迎俄國加入自由國家的團體之外，還須予她以她所需要而又期望着的任何種幫助。此後數月之內各國對於俄國的待遇，將是一種極關重要的試驗；這種試驗可以試出他們有無善意，可以試出他們能否離開各自的利益，而尊重俄國的需要，可以試出他們自己有無光明正大，至公無私的同情。」

此時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忽有一種非常的爭論起來了。中歐帝國的代

表與蘇俄的代表兩兩對峙，談判的情形漸漸緊張起來了。哈佛曼將軍 General Hoffmann 就反對蘇俄政府，謂不該用無線電報鼓動德奧兩國的人民起來向國皇及其他統治者革命，托拉茨基對此，就用最短簡之詞答覆說：『言論自由，既不是休戰的條款所能限制，復不是和議的特質所能拘束。』此時交涉的進行實際上殆很快的變成虛偽了。蓋兩方和解讓步的誠意一點都沒有了；在暫時繼續進行的交涉中僅祇雙方想把各自遠大的目的維持到底而已。

在波爾希維克一方面的遠大的目的，是要鼓動德國的軍隊起來革命，要激發人民，使他們起來反抗德皇及其他軍事領袖。反之在德奧軍事領袖一方面的目的，是要離開烏克蘭 Ukraine 的代表，從而破壞俄國的聯合戰線。原來烏克蘭本是經波爾希維克承認了一個獨立共和國，其加入蘇聯或離開蘇聯是很自由的。烏克蘭國民會議在十二月之初就代表了烏克蘭的統治勢力；但當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的交涉在翌年一月重行恢復的時候，他們不能再代表烏克蘭的統

給勢力了。他們背後的革命的發展竟在基佛 Kiev 地方建設了一個蘇維埃政府了。其性質與莫斯科的政府相同。烏克蘭代表既已顯示他們自己較波爾希維克爲特別容易受人支配，於是中歐帝國，尤其是奧匈帝國的代表，便表示特別的熱望，想乘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團尚未成立之時，與烏克蘭國民會議代表議和，蓋烏克蘭蘇維埃代表團若成立，必會與莫斯科蘇維埃代表站在一邊也。當時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議鬥爭之中，雙方遠大的動機蓋是這樣：一方面努力破壞中歐帝國的聯合戰線，另一方面則極力把烏克蘭向大俄羅斯外面拿。

協約國方面不懂得這種曲折中之曲折，於烏克蘭的國民會議，則予以事實上之承認，而於蘇維埃，則堅決的否認；深信前者爲能更強硬的反抗德國人，不至與德國單獨構和。然實際上的情形却恰與此相反。烏克蘭國民會議的代表接受了協約國方面事實上的承認，進而談判與法國政府借款的問題，同時——即一月底——并開始由祕密而公開的停止對波爾希維克代表團的協助，且依據